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中官考三

天順八年典璽局局丞王綸事上於春宫一時羣小希進用者多與交通侍讀學士錢溥教内書館綸甞受業焉時尚寶丞朱奎以幼童陪讀館中相親昵至是先帝不豫溥意綸必預機務有入閣望密遣奎通欵曲於綸

綸因偕奎造溥修弟子敬懽飲至晡而去内閣學士陳文以隣故知及帝崩奎持晉州知州鄒和所饋綸書以入或曰此溥客草遺詔也綸亦以例當柄用驟驕肆司禮監太監牛玉恐其軋已玉姪春坊賛善綸復與溥有隙搆之會大行就殮綸衰服襲貂裘於外上見而惡之玉因數其過惡勸上執下獄又嗾人發其交通事并逮溥等法司依律擬斬以赦例從輕綸降内使發南京閑住溥降順德知縣奎鹽課副提舉和灤滄衛經歴凡平

日與綸往還者詞連及之兵部右侍郎韓雍降浙江左參政順天府尹王福兩浙鹽運使治中丘晟福州府同知通政司左參議趙昂瑞州府同知南寧伯毛榮都督馬良謫廣西都督馮宗劉聚謫廣東各聽總兵官調遣殺賊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門達指揮同知郭英陳綱指揮僉事呂貴俱調貴州邊衛帶俸差操

八月立中宮皇后吳氏之月餘有旨太監牛玉壞朝廷大婚下都察院獄并太監吳熹究治獄詞謂皇太后欲

立王氏而王以王氏非其所選說太后止之吳后父都督同知俊及子雄同熹賂王立后詔皇后廢居别館王熹南京孝陵種菜俊戍登州衛雄隨住王親家懐寧侯孫鏜閑住姪太常少卿兼侍讀綸甥吏部員外郎琮除名

十一月丙寅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二事一曰明刑罰以正朝綱臣等竊惟人主之治天下在號令行紀綱振由人主操賞罰之柄也苟賞罰不明則號令不行

紀綱不振欲求天下之治難矣伏惟皇上嗣登大寳祗
遵先帝遺命冊立皇后蓋以繼承宗祀為重豈意賊臣
牛玉大肆姦欺横貪賄賂朦朧進退其意欲固寵于內
擅權于外包藏禍心深不可測幸賴陛下聖明廢退吴
氏蓋亦出于不得已也然遇此大變處此非常朝野騰
喧中外駭聽以為吴氏既退則牛玉之罪當萬死無疑
矣今不意牛玉得放南京全首領夫牛玉故違先帝之
命其罪當死一也謀立皇后其罪當死二也欺侮陛下

當死三也使陛下負廢后之名其罪當死四也凡此四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牛玉兼有之明正典刑梟首街市以明號令以正紀綱可也今乃將牛玉輕放者臣等知陛下用心仁慈不忍加刑也書曰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今陛下不忍殺一牛玉則今後侍陛下左右者恣肆無所勸懲天下之人謂陛下好行姑息誠恐號令自此不行紀綱自此不振然臣等非欲啓陛下好殺之心亦非與牛玉素有睚眦也但為朝廷號令紀綱惜耳然奸

臣之惡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且冊立皇后將以奉承宗祀表正六宮輔助君德母儀天下豈有居內閣者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恝然不加之意哉方牛玉肆姦之初婚禮尚未成也掌禮之官畏其權勢而阿附及牛玉事發之後王法不可恕也執法之官念其舊情而苟容李賢等坐視成敗不出一言其初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後不言者是畏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玉者而禍已也黨惡欺君莫此為甚伏望陛下剛毅明斷即

將牛玉明正典刑梟首示衆仍將李賢等明正其罪以警方來如此則號令斯行紀綱斯正中國服義外夷畏威矣二曰鑒往事以防後患臣等竊惟人主之治天下不貴于能處患而貴于能防患夫患已成而後處之處之雖善亦未免憂煩朝廷驚駭中外虧損國體貽笑後世患未萌而先防之防之惟謹則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朝廷無事君臣同休仰惟皇上嗣登大寶精意圖治屢頒詔書大開言路臣等已於今年四月内陳言五

事內一言保全內官正欲陛下防患于未萌也處置之道未聞而牛玉之禍果作然既往者不可追方來者尤當謹陛下勿謂牛玉之後再無牛玉也臣等不敢遠引漢唐故事請以目擊之事為陛下言之正統末年王振專權使先帝遠播宗社幾危其禍已慘天順年間曹吉祥專權舉兵焚闕欲危宗社其禍尤烈今日牛玉專權謀立皇后欺侮陛下其禍尤為非常是皆貽笑四夷取議萬世者也當時朝廷以為王振之後必再無如王振

者矣豈意曹吉祥復興曹吉祥之後必再無如曹吉祥者矣豈意牛玉復作自兹以往若再不以牛玉為鑒而思所以預防之則又安知後日之禍不有甚于牛玉者哉然預防之道非欲使之遠去左右也亦不過三事而已一不許内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内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内官弟姪在任管事并置立産業然此三事非臣等一已之見實太祖高皇帝成法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陛下果能行之非惟國家之福亦内官之福

也臣等披瀝肝膽為陛下明言之自古内官賢良者萬無一人無事之時似為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彼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為己勢人望日歸威權日盛而内官之禍起矣此臣所以勸陛下不許内官與聞國政者此也内官侍奉陛下未免朝夕在於左右文武大臣不知廉恥多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以婢縢奴顔者内官便以為賢能朝夕在陛下左右稱美之有正大

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便以為不賢朝夕相與讒謗之陛下天縱聖明固不為惑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躋顯位讒謗者久屈下僚慫不歸于內官而歸于朝廷恩不歸于朝廷而歸于內官賄賂日行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為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

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并置立家産者此也陛下果能鑒彼三人於既往行此三事于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災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則禍起蕭牆患生肘腋深有不可測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衆人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為報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無疑臣等雖死而無悔惟陛下聽察之奏上詔曰牛玉壊大婚禮衆人無預朝廷已有處分

徽等不知情實妄言要譽希求進用今吏部俱調官遠方於是徽等俱調州判官徽普安州王淵茂州朱寛潼川州李翔寧州李鈞綏德州奏草蓋鈞筆云

成化四年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積有餘鹽五萬九千引乞令其姪潘貴中納關支下户部參覆奉旨朝廷存積餘鹽以待邊用祖宗明有禁例食禄之家尚不可中況内臣乎内臣給事内廷凡養生送死自為之處置固不必營利以殖生況乃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按成化二年已准太監李棠開中遼東鹽萬引矣自是賜太監陳玹萬引潘午萬引

上遣太監鄭同翟安册封朝鮮世子李晄爲王太監沈繪致故王祭旣行遼東廵按御史侯英奏同與安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兄宗族皆在其地於其國王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囑托殊輕中國之體禮部以聞㫖謂英所言是今後齎賞遣内臣册封等禮仍選廷臣有學問者充正副使按此内臣不封王之始也

五年廵撫貴州都御史陳宣奏少監鄭忠南京伯毛榮

各帶參隨縱其役占軍伴辦納月糧奴辱有司營求貨賄須者太監錢能出鎮雲南道經貴州從行官舍需索百端民吏駭竄乞通行取回兵部覆以特旨所定人數惟行巡按御史嚴加禁治而已從之

其年内使杜衡盜内府金二兩銀二百兩匠役繆諒為之支費下都察院議當贖徒有差詔即斬於市

六年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剛果有為政務歸一今聞有疾乞仍留鎮守士論鄙之十一年安

南國請由雲南道入貢蓋以太監錢能私與通故也不許十三年巡撫雲南右都御史王恕等劾奏鎮守太監錢能罪及其從行指揮盧安等都察院覆奏差刑部署郎中鍾蕃往會三司官按其事并逮能還京通治之詔能果有罪奏來處分初能遣指揮使郭景奏事京師以安南國有捕盜夷兵犯境為刼掠者請勅國王戒約之朝廷因命景齎勅以往舊制使安南者道必由廣西而景乃取道雲南能以玉帶寶縧蟒衣羅段犬馬弓箭鞍

巒諸物附景私遺安南王遂由雲南至其國受饋遺甚多及還誘其貢使仍道雲南至中途紿以他語先行及貢使至雲南邊境守者阻之不容入邊民以為安南人入寇相率驚疑欲避之總兵三司官遣人諭貢使至再四其人始還朝廷未之知也後三年有一男子自安南來歸言嘗見一指揮從三十餘人至安南以犬馬諸物饋王詔下廵撫廵按官究問蓋景自安南還後能屢遣與指揮盧安蘇本百戶楊能等徧歷諸夷干崖孟密等

宣撫司求索景獲其寳貨至逼淫曩罕弄孫女許以開設衙門治事還至金齒被逮遂投井死於是勑同廵按御史鞫景同行者得其本末始奏于朝云九月廵按雲南監察御史甄希賢等劾奏鎮守太監錢能及都指揮方明周佐布政司參議金醞按察司僉事翁遂等罪都察院請下希賢等逮治明等能俟再勘至日處分詔可先是能左右時至礦塲有所求取會有言守礦千户三人私礦銀者能不奏請輒遣人械繫之三人者懼共以

官課千兩饋能能意不滿名明遂同臨問以巨梃杖之
死者一人明使其屬以病死報乃委遂偕醖竟其獄復
以贓誣死者既而佐以礦場餘課賜死者同事人於是
死者家人訟其事於朝命錦衣衛官往會刑部審刑官
暨巡按御史鞫得其實通劾能等事下都察院都御史
王越畏能勢獨緩其事云十四年刑部郎中鍾蕃等勘
報巡撫雲南都御史王恕所奏鎮守太監錢能遣指揮
郭景以玉帶蟒衣并狗馬私通安南國王又遣盧安蘇

本等與干崖孟密諸夷交通等事皆實都察院請逮能等至京治罪上特宥能降勅切責之曰法司奏鞫爾違法事皆實及爾所奏巡撫官事皆誣罪狀顯著本欲械爾至京依律問擬但念在邊歲久姑曲法宥寛貸爾以鎮守責任為務以地方人心為重嚴束下人毋得於所屬軍衛有司騷擾況土官化外之人祖宗以來但俾其以時納貢羈縻之而已比之内地不同今後事事須與黔國公沐琮并撫按御史三司官公議委三司廉明官

員撫諭勘問毋得任情擅遣無籍之徒仍前需索詐騙以起釁召亂萬一有失咎將誰歸爾其戒之慎之鎮守雲南太監錢能為指揮姜和李祥乞恩免罪從之初能在雲南數使其下往孟密等處索取金寳等物為廵撫都御史王恕所奏命官勘實上既宥能罪止罪其下九人而和祥猶怙勢潛匿不肯就逮有旨令廵按御史就彼追問至是能復為二人求宥稱其不避艱險有勞邊方且以恕等誣陷為詞竟從其奏

十四年十一月乙酉南京内官監覃力朋進貢還有馬快船百艘多載私鹽役民夫牽挽且徧索州縣驛遞得銀五百餘兩錢帛稱是至甲馬營廵檢司申報武城縣遣典史率人盤詰力朋乃以其衆拒擊典史折其齒射一人殺之傷者甚衆内官汪直廉得以聞逮力朋等治得實刑部以私鹽拒捕律當斬從之其後力朋竟以幸免司設監太監沈繒下獄擬斬罪繒恃寵稔惡後為上所疎斥常懷怨望奉御賈祥因教其私造兵器使家童

演習以備不虞有畏禍者遂發其平日多盜内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并言其弟千户廣貪淫邪偽不時披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皆實命繪祥斬廣絞皆如所擬律仍下獄監候其黨二十一人免贖送司禮監奏請處治

十三年五月罷西廠之緝事者時太監汪直行事官校勢益横公私騷擾道路以目朝臣亦皆惴惴不自安内閣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珝劉吉有言上震怒命司

禮監太監懐恩覃昌黄髙至閣下厲色傳㫖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獘有何壊事爾等遽如此説是誰先主意輅等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壊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説但不敢耳某等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先翊奮然泣曰某等奉侍皇上於青宫追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為

害使遠近不安何忍坐視某等誓不與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罪縱使某等不言不日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眨黜謫罰亦惟命耳所不避也於是恩降辭色徐曰朝廷命恩等開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實回話倘上名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唯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衆先生肯為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蓋安等三人皆隨侍青宫輅以先朝舊恩恐上疑巳且慮三人者或不同心故云然也巳而恩等復至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

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此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
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恩曰先生不知吾輩數人者
已箝其口問爲誰曰黄賜陳祖生也皆闗在東華門外
不容進見矣汪直誘其福建人與楊畢上疑此奏出二
人所使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
之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名恩數直罪而責之退還本
監調韋瑛于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還錦衣衛錦衣衛因
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都察院移

文令廵按御史隨處出給告示曉諭不得留滯人心快之然上意猶未釋然也初西廠所執人犯多皆無案籍行法司考證至是廠革罷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判蔣宗武者囚服到家家人猶不知覺乃謫黄賜陳祖生于南京辛卯太監懐恩傳奉聖旨錦衣衛副千戸吳綬於鎮撫司同林巒問刑千戸楊瑛仍還本所治事綬貌陋而心險頗通文移善詞翰時西廠雖革上猶密名汪直察外間動静且令訪能文事者以為之輔有一軍卒報

直云錦衣千户吳綬能寫本通行移直遂名至擬三批
答封進稱旨遂有是命綬後以銀壺一謝其荐已者云
六月甲辰革兵部尚書項忠職為民忠既具奏草令郎
中姚璧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奏革西廠汪直銜之忠
不自安乃乞歸養病未行直嗾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
揮使劉江與指揮黄賓姦私事謂賓為求於兄太監黄
賜使鎮撫尤鑑囑忠并武選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選
江西都司事方下都察院而左給事中郭鏜監察御史

馮貫等亦交論忠違法事詞連其子錦衣衛千戶綬及興寧伯李震守備靖州指揮使莊榮甘肅參將都指揮同知劉文寧府儀賓王允壽併及彰武伯楊信等十三人皆與忠平日交通上命三司錦衣衛會問于廷忠抗辯不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左都御史李賓等具奏忠竟出為民壁調外任賓為民賜降長隨震降左都督南京閒住榮降指揮同知文降署指揮使綬降湖廣九溪衛帶俸差操仍差官往江西逮江及允壽至

京鞫問而宥信等餘罪悉如所擬
是月監察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洊臻伏蒙皇上
諭兩京大臣同加修省夫何訓誥彰彰乃聽之藐藐未
聞大臣進何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亦未聞羣臣革何
宿獘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曅吳榮
等之姦惡高崇王應奎等之贓貪又如奏釋馮徽等寃
抑之軍囚禁裏河害人之宿獘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
人而警衆者也奈其部下官韋瑛等不體聖心張狂行

事已得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又以見皇上此心即古帝王從諫如流之盛心也伏望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弊革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天意可回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滿不得陞用久益無聊探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所厚錦衣衛所千户吴綬直得之為言于上然後奏之於是直復開西廠伺察益苛人不堪命至有破家毁族者勢焰薰灼天下聞而畏

之其禍端實肇于縉又縉奏内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葢直嘗謗楊翬投大學士商輅都御史李賔尚書董方求緩其罪上信之而難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為直所喜云江西人楊福詐稱太監汪直事覺問擬斬罪福嘗奴事崇内使隨入京而背之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偽為校尉先導自蕪湖縣乘傳食廪歷常蘇由杭州紹興寧波諸府有司皆承奉恐後市舶司内官亦信而畏之官民多持詞訟

往訴或為之理至台溫處州及建寧延平皆操盤糧以
張威所過雖假廉以取信然為偽校尉所得者已多及
抵福州稱有勅旨自三司官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
者即杖之竟以無符驗為鎮守太監盧勝等所察知執
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以擾害人如此
十五年五月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俸戍邊調翰林
院侍讀學士江朝宗於外任其餘為俸連坐罪者各有
差庚午謫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戍四川重慶衛初文升

奉勅往遼東撫諭遼人時太監汪直亦往按事廵撫都御史陳鉞譛文升於直直還朝會兵部尚書余子俊有參陳鉞本鉞疑文升所為遂嗾直奏文升專擅行事懷姦不忠撫安無方致啓邊釁蓋鉞與汪直久相結見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陷之錦衣衛指揮吳綬承直意傅會成獄刑部不敢違比依指揮千戸致所部軍人反叛者遂命謫戍人皆寃之

十六年正月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

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厮役之徒大臣則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所陳多浮泛之辭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厰事怒甚呼博面加切責仍令紀功引與偕往人皆為博危之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吴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緱謙舊廵撫都御史陳鉞等啓釁冒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為不足畏生靈血肉為

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為甚雖為御史強珍所劾不過
停俸帶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恐邊將效尤視失機為
等閒以匿情為得策請重治為人臣欺罔之戒監察御
史許進等亦以為言且謂鉞如宋黄潛善賈似道其罪
尤甚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
其已之既而太監汪直自遼東還憾珍奏其事乃奏珍
行事乖方妄參被虜人畜名數過多請治其欺罔之罪
錦衣衛千戸蕭聚往勘如珍奏不實即械至京鞫之八

月癸酉謫監察御史强珍戍遼東邊衛降遼東都指揮僉事王宗三級帶俸差操先是珍廵按遼東劾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緱謙廵撫右副都御史陳鉞失機罪委宗查勘被虜人畜名數鉞等既坐停俸太監汪直奏珍欺罔命錦衣衛千戶蕭聚往勘械珍及宗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命會官廷鞫之珍坐奏事不實宗坐違制各當贖杖還職内批朝廷於風憲參奏事情未嘗不以為實如珍之懷奸欺罔誣人重罪難循

常例處治謫戍遼東邊衛宗降三級差操尋以兵部及科道官先嘗妄劾鉞等都察院奏差御史不當俱令回奏皆服罪上責都御史王越等不謹姑宥之仍戒再犯不宥停兵部及科道官俸各三月鉞等舊所停俸皆免之時論為不平然皆默默無敢言者九月閒住都指揮僉事韓斌用銀三百兩託太監汪直所任指揮尹通謀管事事露逮斌下刑部擬罪坐徒當贖特命免贖釋之十八年正月庚申命太監汪直總鎮大同宣府等處初

直與王越受命征遼北旣而命越鎭守大同至是名回遊擊將軍京營等官而獨直與越共事蓋上已知其向者交搆欺罔之狀漸踈之也初直與越選軍相處久交最密直時忘懷洩禁中語越識之間以語其所厚者皆不介意及征遼北直與陳鉞謀欲竄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有盜夜越皇城入西内竊衣米者時索之急東廠校尉緝獲之太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賜賚直聞而怒曰尚銘者吾所引用之人爾乃敢背吾

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而銘懼欲訪其事適越所厚者已反目潛以其語語銘銘達于内因發其交搆事直遂見疎而越亦被斥云乙丑命總督大同宣府太監汪直專鎮守大同調大同太監陳政鎮守延綏延綏少監韋敬鎮守寧夏令龔榮還京師三月壬申太監汪直既在大同不得還六科十三道交章奏其苛察紛擾大傷國體請仍罷西厰得旨朝廷自有處置於是内閣臣太子太保萬安約太子少保劉珝曰西厰為害久矣今科道

官欲革之朝廷不從吾輩豈可坐視當有以勸上宜從
衆言翊不然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道也安曰公不欲
吾自為之乃自署名題曰仰惟太宗文皇帝建立北京
防微杜漸無所不用其極初令錦衣衛官校暗行緝訪
謀逆妖言大姦大惡等事猶恐外官狥情隨設東廠令
内臣提督控制之彼此並行内外相制行之五六十年
事有定規人易遵守往年城禁妖狐夜出人心驚惶載
勞聖慮添設西廠官校特命太監汪直提督緝訪用戒

不虞所以權一時之宜慰安人心也更紛紛混擾臣不贅言茲者汪直已受勅鎮守大同地方京城大小官員以及軍民人等衆口一辭皆謂朝廷革去西廠為便伏望聖明洞察事情俯順下情將西廠特頒勅旨革罷官校悉回本衛庶舊制以復人心以安縁西廠存革實於人心治體關係最大臣不敢緘默疏入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十九年六月調鎮守大同太監汪直於南京御馬監廵撫大同都御史郭鏜奏直與總兵官許寧共事

以來寧恐直之見凌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試舉其五事為証寧令士卒分曹攢槽飼馬直以為拘留一處下人不便一也寧直嫌於共事預將人馬分為四營營二千人人自為戰自分彼此何以禦敵二也寧欲將人馬撥野口宣寧黑山懐遠四處直欲撥沙河紅寺二堡往返數次尚未定議三也直以右衛游兵調大同者止有五百而把總官乃有四員官多軍少欲令二員回衛寧以為業已調至不必取回下人惶懼無從

遵守四也遊擊將軍董昇近在天城截殺直以為地方無事可以取回寧謂調去未久宜留勿取爭論數日尚未能決五也他如此類未能悉數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喪師僨事此臣之所以憂也事下兵部看詳尚書張鵬等言今邊務方殷必將官協和乃克有濟直寧屢被戒諭而執迷尚爾若不早為處分恐貽後患上曰直寧不以邊寄為重互逞私忿事多乖違萬一有警何以禦敵制勝昔廉頗藺相如尚知先國計而後私仇直等

顧不此之思耶今姑宥其罪降勑切責直可調南京太監蔡新調大同簡顯調宣府務令協和行事仍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往諭直而遣之初直之出使也厭健馬不乘常御騾車日夜馳逐有司追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直至僕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識之至是既被遣道經曲陽縣有司聞風皆畏避直至閴寥困卧公館中孤燈熒然適泰以曲陽上司迎謁直喜甚求食泰以所挾糲饌進直遂忘巳汝待之且曰

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車馬備辦起程足矣泰曰諾至明趣駕而去聲勢寥然人以其小人得喪之態可為世戒云八月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為奉御除威寧伯王越名安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吳綬職俱原籍為民工部左侍郎張順致仕上已出越直守邊漸示疎斥尋復調直居南京遣太監李榮趣其行至是科道乃劾其八罪一孤負聖恩忍心欺罔二妄報功次濫陞官職三

侵盜錢糧涸竭府庫四排斥善良引用姦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畜納無藉同惡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八輕挑强敵擅開邊釁排擯正直引用奸邪本當置之重典姑從輕發落乃降黜直等仍追奪越誥劵編發倫鈺春世弼為民爰聚宏湖廣邊衛充軍時俸已故命文升珍忠復職致仕斌本冠帶閒住惟陳鉞已致仕并永憲不問云
十九年九月誅妖人王臣傳旨江南示衆臣任錦衣衛

千户以妖術為太監王敬所信任敬奉使蘇常等府奏請臣及百户王完等十九人以從所至陵轢官吏毒害良善詐傳詔㫖括取竒玩之物皆出臣所為臣又多取美女因為淫亂既還京為太監尚銘發其事下都察院鞫治得實獄上上曰民情常患于不能上達王臣等在外矯詐為姦惡使東南赤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之罪狀既露非重戮不足以謝天下亟斬之仍梟首於被害州縣敬充南京孝陵衛浄軍種菜王完等發開原肅州

二衛充軍家屬隨住
是年十一月太監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為名乘傳南行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凡江南書畫玩器之奇絶者搶括殆盡至蘇州府令生員抄録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辭敬即令有司追逮至驛中亂箠之生員趙汴等鬨然攘罵數其擾害百姓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廵按御史提問擬杖贖罪奏繳從之江南廵撫王恕疏奏太監王敬其略曰近

見內官監太監王敬齎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何期王敬動以朝廷為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叚英又至造辦藥料氷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松江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北廬

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責不知又得錢千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銀不知又有錢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艫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于難保之天命割恩于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詔差官校械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充淨軍王臣伏誅中外雖稱快以為敬等

猶幸免云時常州知府孫仁為王敬誣奏被逮恕亦奏

釋之按王三原諭劾之疏適與尚銘訪採

時合而王敬之得罪實為銘所發也

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二

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中官考四

成化二十年正月東厰行事司禮監太監尚銘有罪黜往南京尋遣官校追械之還將窮治之既而有㫖銘管理東厰不公欺心罔上大肆姦貪贓濫顯著有壊成法當置之死刑姑從輕處治不必來京仍令押赴南京守

備太監杖之百充淨軍發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薦自直見踈獨擅權勢甘言悅色以釣取名譽而內肆陰狡賣官鬻爵無所不至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致之得重賄乃已又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人知其必敗至是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癸丑吏科都給事中王瑞等奏比東廠太監尚銘有罪已蒙皇上寘之于法京城內外人人大悅臣等以為不去其黨將來之患未可知也蓋尚銘舊為太監汪直所引得

入東厰近為太監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且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以損舊治耶臣等又聞榮昔使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敵人大衆入寇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無厭用貽數千里之患即此二者則其害可知其他隱惡固未易悉數也且天下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既黨汪直壞事於前又黨尚銘壞事於後祖宗大業豈容小人屢壞之耶京城之人皆言當汪直開

西廠之前既有黑眚之異當尚銘入司禮監之後又有
地震之異此皆天心仁愛之深意若非皇上早見而勇
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絶其黨則
宗社生民之幸也疏入上曰李榮蕭敬朕自有處置丙
申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奏云尚銘既以贓敗
宜追究其通賂之人蓋内臣犯法既不能免若外臣之
趨附者置之不問内外之勢不均小臣有過尚不可容
若大臣之通賂者舍之不究則輕重之倫全失外臣所

以交結内臣者無非需求於小臣小臣所以奉承大臣者無非剥削於下民惟察外臣結内臣之姦下民受上官之害痛加追究厎國法昭明朝綱振肅奏入上以其無指名愆甚名各官于朝欲杖之既而意解乃命太監懷恩數其罪而責之曰銘犯贓罪朝廷已處治矣在京在外官因銘勢逼及請求者何限爾等言事既無指實姓名何可混説煩擾且免究治今後有再及銘事者必罪不宥錦衣衛軍餘貴鐸擊登聞鼓訴太監尚銘因索

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用刑訊鞫備極
慘毒又受其賂金百兩銀三千兩及他竒寶其下人悉
獲重賂得免死充軍事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令
鐸與其黨對辯有㫖宗源犯人命法司問結已免死發
遣且銘贓巳入官連坐者其置勿問鐸業巫祝家素貧
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輩市青紅石飾爲竒巧首飾器
用託內侍之親幸者以進互相估直得利百十倍歲貲
內帑金鉅萬數年來府庫殆空諸人暴致富貴屋舍服

用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一時侈物價貴多於往時不可計料云

二十一年十一月尚寳司丞許瀚道遇太監鄧才護不之避為其從人持杖擊之碎瀚所懸牙牌奏聞才護并從人及瀚俱下錦衣衛獄才護送司禮監發落瀚亦杖三十釋之丁卯調鎮守延綏太監韋敬于寧夏鎮守寧夏太監簡顒于延綏敬之在延綏也很愎自用與總兵官丘嵩都御史呂雯屢爭小忿敬會客坐雯于西坐嵩

于下而自據上坐其下有邊剛黄讓者掊權納賂所在侵牟商賈不敢至其境嘦嘗令人之市買布不得因言於敬曰商人不至皆由太監和買而然敬怒然曰和買者豈獨我一人以此積不相能兵部尚書余子俊以其事聞上以邊臣不和賜敕切責乃調敬于寧夏而以顯代之邊剛黄讓謫戍廣西南丹衛初鎮守延綏太監韋敬之調寧夏也怨兵部尚書余子俊發其事因奏子俊懷奸擅權以私忿調副總兵周璽總兵周玉以私恩保

舉總兵丘嵩事下兵部左侍郎阮勤等具引成案言前事非由子俊上以韋敬既奏發子俊出入邊將兵部乃引舊事為之遮飾命再議以聞勤等不復敢言仍奏請遣官推按上是之時工部侍郎杜謙給事中吳道寧御史鄧庠往勘子俊事命并勘之十二月甲申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道出興濟縣怒挽船夫不足杖皂隷一人致死又多載私鹽强抑州縣發賣所過輒求索財貨至河南三司

鎮守官及王府餽遺甚厚保得銀五千三百餘兩馬三十三匹駱駝一金玉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百兩餘各有所得還京為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之具伏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有差上曰熊保擅作威福沿途貪暴致死人命不畏法度免運炭發南海子充凈軍種菜黄鉞等五人撥置害人罪惡尤重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其餘俱杖八十發遵化廠炒鐵是時中官打死人者多不償命後遂以為常雖有言者

卒不聽云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禮科給事中韓重等十三道御史陳穀等論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李孜省等交結太監梁芳韋興陳喜黷亂朝政芳興喜俱降南京御用監少監閔住九月梁芳辭還原賜和遠官莊及永清縣田尋逮問芳興喜及謫戍人李孜省等於錦衣衛獄以印綬監太監蔣琮言芳等邪術害正假造寺觀塔廟府庫贓銀不可勝紀罪大罰輕故也

弘治元年正月都察院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常恩所造石函函周廻有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一卷金銀數枚諸色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以為魘鎮之術每祠廟皆有先帝遺陳喜致祭祝文不知何人所撰乞令所在官司毁之凡函中所貯皆驗進内府從之時芳與喜與太監張軒莫英先後以獻珍珠得寵一時後宫器用以珍寳相尚芳乃益搜訪民間物價騰踴一珠至數十百金至是交結採

供指揮使張紀任義等十餘人皆發遼東鐵嶺開平等衛永遠充軍
御史湯鼐言太監蕭敬李榮曩因彈劾罷黜夤緣復用遂摭拾言者之罪貶竄殆盡致言官皆委靡不振而內外小人益肆奔競伏望明正典刑勿事姑息有旨蕭敬已別用李榮調孝陵神宮監矣御史姜洪亦言司禮監太監蕭敬之陰險既退復用請謫之遠方太監懷恩迥出同輩忠清守法宜信任勿疑旨下所司

掌尚寶司事左通政李溥尚寶監奉御姜榮奉天門用寶忿爭榮毆溥至破鼻流血事聞下獄上以榮逞兇毆辱京朝官甚為不法溥忍辱不言有玷朝列榮令司禮監杖二十降小火者溥亦冠帶閑住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廵按御史暢亨言弭災二事一曰減税利謂

温處二府銀坑歲額課銀二萬二千二百四十餘兩近來礦脈衰耗比之初年什不及一而太監張慶歲取耗銀又三千兩皆百姓賣子鬻産以充其數官司逼追有因而自盡及散為盗賊者乞量為裁損止因所得多寡徵之二曰除奸弊謂太監張慶以進貢為名斂百姓財物歲計數萬而所貢之物仍出民間賣鈔鬻鹽四時饋獻商稅之利錙銖不遺金玉珍玩竒禽異卉充滿第宅土木人工無時休暇而又擅作威福濫受詞訟私立行

事驚疑人心官吏受其辱挫軍民被其荼毒乞下慶于理籍其所積以助經費奏下禮部議令所司行之於是吏户二部請以銀課及坑冶官行巡視浙江侍郎彭韶并續差御史同三司官公議裁省都察院以慶嘗遇赦請徵還京師以釋民怨詔銀坑冗員如奏勘處張慶姑令自陳罪狀以憑處治仍行浙江大小官員各加修省以消天變有不加意者罪之

二年二月己酉南京沿江蘆場俱係軍民開墾辦納糧

課及各窰廠採取供應柴薪成化初江浦縣界新生沙洲六段縣人先後告官承業以補沉江田畆之數洲與內官監原撥蘆場相隣江東廵檢司舊管工部蘆場二所亦相比近瓦屑壩下有廢官房酒樓地一區石城門外有湖地一所舊嘗収積木料及畜放水獺老鴉其後事已悉賦居人歲供租銀百五十兩於守備廳公用太監黃賜時奸人悉以獻于三廠指為原撥供應之數賜及後差太監張本等受之盡収其利而歲額租課復責

價諸人相承至太監蔣琮不改成化二十三年詔書令投獻山場湖蕩地土悉歸于民縣民相繼奏言下南京監察御史姜綰等覆按而琮屢以揭帖囑托使斷歸三廠綰等遂連名劾琮謂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外情用揭帖而抗詔旨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因歷數琮變亂成法欲以內臣為言官一罪也妬害大臣妄奏都御史秦紘二罪也怒河閘官失於迎送而欲奏罷之三罪也濫批詞狀送各衙門不由通政司四罪也

分差內官于錢糧處所縱其侵漁五罪也按季取受班匠工銀六罪也収留閒罷都事林時用撥置害人七罪也官員稍不順承輒查脚色陰加察訪驚疑人心八罪也妄奏主事周琦管庫欺罔朝廷九罪也保舉革罷內臣竊陛下之權使恩歸于已十罪也且今士夫側耳人人自危軍民負苦怨聲載道乞下琮于理明正其罪以為懷奸壞事之戒刑部覆奏謂琮處事乖方以致言官劾奏第所言琮罪必須覆按請移文南京刑部會同都

察院大理寺官勘處奏報上命如議行之

是年十月癸卯南京監察御史姜綰等旣劾奏太監蔣琮罪刑部請移文于南京法司覈實琮上疏自辯謂其在京嘗劾奏江西姦人李孜省等罪狀出其黨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諸人連謀搆陷因條析綰等所言而泛及御史劉愷方岳及南京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曾望宏皆孜省同鄉奸黨而綰亦江西人以故喬新不詳虛實附和加參有旨行

南京并勘而太監郭鏞奉使兩廣過南京適法司會官於後湖勘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占種湖田事鏞因駕官舟過湖觀望御史孫紘等以擅游禁地劾之鏞還自辯因言錦向違法事多而言官蒙蔽不發請遣官覆按上命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謐錦衣指揮楊綱偕往綰等及琮更相奏愬綰等凡四章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劾治奏至謂其各因私忿煩瀆聖聰琮不當占管獻投蘆洲湖地私囑勘官及擅収班匠工銀而所訐御史等

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宏為李孜省姦黨其言皆誣
綰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盧錦占種湖田事而所劾
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内臣批發狀詞亦多不實請並加
逮問都察院議以為穆等所奏止是勘詞無諸人欵狀
而琮綰續奏又未勘報請仍行穆等重勘歸結於是綰
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皆就
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官云
三年司禮監何穆等按覈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及御史

姜綰等互奏事狀下都察院會刑部議綰等行事多失有乖風紀琮陳辭累辯誣陷人罪及太監陳祖生鄭强錢能等各因襲受獻洲場之類并侍郎阮勤等擬罪不當有旨御史不顧大體搆辭訐奏煩瀆朝廷姜綰劉遜余濬孫紘繆樗紀傑方岳各降一級劉愷降二級俱調外任蔣琮等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强錢能李榮免問於是六科十三道俱疏論不聽琮小有才言語狂誕為同類所惡上亦厭之每為正言以迎合上意及繼

曉李孜省等遇赦琮奏請復治上悅之既守備南京驕恣不法綰等劾之琮支辭深辯勘官亦右綜而抑綰等故綰等落職而不及琮琮尋論奏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不法事命給事中任倫刑部郎中盛洪等會勘未結琮復奏性潛易卷案倫等阿附掩飾又奏兵部員外郎袁嫌罪亦連性性疏辯會南京廣洋衛指揮石文通亦奏琮開掘聚寶山有傷皇陵王氣及毆死商人占役軍匠侵奪官地私造馬船諸罪八年司禮監太監趙忠等會

勘獄具性單職爲民琮等逮問所掘聚寶山口令南京守備官塡補琮獄成詔姑宥死發孝陵充凈軍種菜初琮訐性時疑二當道者庇之揚言欲舉二家不法事二家恐因文通欲奏琮遂潛令增入開掘事始得正其罪其年治紀貴紀旺等詐冒皇親罪初孝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者本姓李自說爲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僞弗發愷嘗托鎮守兩廣太監顧恒訪

其叔李福邊與兄以來愷姨壻韋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戚畹目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於田主鄧璋曰韋而冒李猶致富顧我真李姓不可乎璋因與偽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訐父成之偽會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眷等聞上取至京改今姓名授官賜第并金帛莊田奴婢甚衆父成黯之至京爭辯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

乃兩為解令父成馳驛歸會上命郭鏞祭紀氏先塋且焚黄監生蔣灝等挾僮人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擬坐友廣戍上命司禮監内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乃遣科道官孫珪滕祐往廉之得實獄具詒以父貴祖旺論斬處決郭鏞本知其偽黨比蔡用欺罔不言俱當誅姑斥為小火者陸愷致起偽端法尤難宥但嘗有奉侍陵寢勞勤發茂陵司香韋眷老疾免罪降左少監回京閒住後父貴祖旺竟減死論戍

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詔等言故鎮守太監王舉不遵詔例造作奇玩器物額外進貢請以其物之重大難致如屏風石床之類發本處庫藏収貯金銀器皿鎔化之與寶石珍珠象牙漆器等物觧送戶工二部備用寄養象隻堪充儀衛者觧京不堪者付與近邊土官令出馬以給驛遞有旨悉觧送來京

弘治十年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奏八事內禁傳奉謂太監李廣以千戶王英選用乳保為之傳陞指揮以周

玉李恕僕隸廝役為之令陞官職名器之濫莫甚於此
乞行裁革一黜異端謂太監李廣熒惑聖心名集道流
以黃白修煉之術丹藥符籙之伎雜進並興傷風壞化
乞加斥罷一去大姦謂太監廣有大罪八一誑陛下以
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為太子立寄子壇之名而
有煖炕之說三撥置皇親希要恩寵四盜引玉泉經繞
私第五首開倖門大肆姦貪六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
應祚自稱廣為教主主人而廣為傳陞官職求賜玉帶

要結邪人玷辱名器乞䥫甸百姓疲憊已極乃假琓户為名侵奪土地幾至激變良民八東南民力困竭亦甚凡有輸納巧取其利以致逺方之民傾蕩家產他如近而駙馬貴戚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呼之為公乞置之于法以為後戒時御史張縉等亦以為言俱報聞十一年十月太監李廣自殺刑科都給事中張朝用等御史丘天祐等言廣招權納賄其門如市玆幸罪惡貫盈自速其死朝野聞之罔不稱快然廣所餘金帛何啻千

萬要皆夤緣嗜進之徒多方餽送者此而不懲何以示

戒乞拘廣親信任事之人責取簿籍付之法司鞫問明

白從實具奏仍將夤緣得進者奪官褫爵以清仕路有

旨奔競交結者仍令科道官指名以聞司設監太監蔡

昭為故太監李廣請祠額塋祭旨已許矣内閣大學士

劉健等言廣之死罪惡貫盈萬口稱快皆謂其欺罔之

情贓濫之跡悉已敗露聖心昭鑒必正其罪而乃賜之

塋祭又予祠額是使欺罔贓濫之人與善良者無别誠

恐上累聖德下拂人心其于國典政體干礙非細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是月有中使至其舍得簿籍以聞皆中外官餽遺廣者或黄米若干石白米若干石上不信曰此妄也吾嘗至廣第豈足以容是米哉左右言黄米者黄金也白米者白金也行賂者避人知故為隱語耳上震怒言者不得籍乃風聞以疏上末即施行於是吏部員外郎張綵疏謂如遼東鎮守等濫殺人民冒賞此不赦罪也事已勘明而陛下乃寛容之太監汪

直梁芳等挠亂國典熒惑聖心朓死幸矣久擯不用而
陛下復名還之廣平日招權納賄致陛下受奸諛蠱惑
之名而不自知軍民罹貪殘剥削之苦而無所愬今縱
不追戮其罪豈可併置其惡黨於度外而漫不懲戒乎
伏望斷自聖心凡營求餽遺多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
户科左給事中盧睿復請籍李廣家財助修坤寧宫黄
緣取進者與前太監梁芳韋興汪直陳喜即賜屏斥俱
下所司尋下廣入賂奸黨錦衣指揮周玉樂工劉實等

四人於錦衣衛獄十一月都給事中張朝御史丘天祐等奏旨疏上交結李廣之人武臣則保國公朱暉恭順侯吳鑑豊城侯李璽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都督孫貴副總兵朱瑾文臣如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禮部侍郎程敏政兵部侍郎王宗彝工部侍郎史琳林鳳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李蕙左副都御史彭禮通政司左參議姜清太常寺卿崔志端李温

少卿李傑寺丞王福廣太僕寺少卿楊瑛河南左參政張琡右參政李瓚山東右參政謝文按察使趙鶴齡副使田濟鄧光輔雖賄賂有多寡交納有淺深然皆心術奸邪蹤跡詭秘吮癰舐痔何所不為婢膝奴顔無復羞恥乞賜罷斥仍乞敕司禮監發下賄簿容法司逐一查究得旨干礙人衆且無指陳實跡命仍舊供職簿籍亦不必追究按此小說中所載月影中壽寧侯門有轎十三乘蓋藉侯以解者也於是尚書周經言廣已死故科

道敢於肆擊死虎以誣陷臣使廣若在臣縱奔競彼亦退縮如畏虎敢狂吠哉又乞下法司將廣家人嚴鞫及查簿籍曾有臣姓名但有寸金尺帛即係結交將臣斬首市朝以為奔競無恥之戒尚書𤅢亦乞查簿籍有臣姓名即凌遲處死以謝言官俱下所司禮科給事中凃旦等兵科給事中王鎮翰林檢討劉瑞復論王越黨李廣乞特罷用監察御史胡獻又謂李廣雖死簿籍猶存越及屠𤅢李蕙皆以賄廣得用身為大臣率衆為奸宜

先正其罪然後次第行罰禮科給事中吳仕偉請悉罷鎮守内臣俱不聽是月南京科道官復論劾王越屠滽周經徐瓊王宗彝史琳林鳳李温崔志端掌通政司侍郎元守直掌鴻臚寺侍郎賈斌都御史錢鉞陳瑗劉憲太常少卿布自雲太僕寺卿宋琮大理寺丞劉憲光祿寺少卿趙玹順天府丞簡琦南京户部侍郎鄭紀太常寺卿吕㦄通政徐説少卿魏富祭酒劉震太常寺丞黄輔政交通不職請斥之俱不聽

先是編修羅玘言近者科道官劾奏内外文武臣僚賄結故太監李廣以求榮進極其醜惡但其間有部寺之尊將相之寄自天下四夷望之必以為丙魏姚宋方名衛霍凛然恒有畏懼之心而不敢慢易竊發者以此而已今一旦指其名而暴其惡則將以謂我堂堂天朝且然雖有丙魏姚宋方名衛霍彼亦不復信矣此大可憂也又凡人之遇窘迫窮急茍可以免其一時之禍於凡貴戚之家近習之門鑽刺乞哀何所不至將有甚于前

日求李廣者是閑一門又開一門塞一穴又開一穴死一李廣又生數李廣此亦可慮也欲望曲全免言官指名惟降旨密諭之使各自稱疾引退而限二三月之内或因考察兩京大臣而以他事黜其尤甚者數十人陽若不知陰實加譴如其頑然不動遂以正典刑焉此内消之説也南京給事中楊廉御史洪遠等奏謂太監李廣平日贓物鉅萬簿籍尚存姓名可考欲一一究竟其事明正其罪伏聞陛下初欲行之既而中止豈因編修

羅把有不必查究之說而左右之人又從而傅會之與

邇來辠奸肆志中外交通忠直之士欲發之而未得其

路以為無左驗恐不足以取信於陛下也今幸而李廣

自死又有簿籍可証葢祖宗在天之靈持此而告陛下

也若復縱而不治豈不坐失事機況白米黄米之隱語

已譁然于中外而某官某人之饋送想亦昭然於聖心

在國法既所難容於事體亦豈可已但其倡為不必查

究冀存大體之說乃謟諛側媚之徒自以此為邀結姦

邪之地耳因乞罷玘官斥歸田里并劾居庸白昂為奸邪魁首詔已下處分勿論又言玘嘗為太監蕭敬門館敬庇之未可知也都察院覆府部會疏言故太監廣招權納賄贓物累鉅萬計莊田鹽貨尤多乞籍其所有盡沒于官不聽

弘治十三年十一月丁亥工科給事中張文奏近日太監李興有燈節烟火之請伏蒙皇上參酌舊典以三分為率命減去分半興復改奏止減一分夫以李興導慾

獻諛為聖德累而當國計者復不能一爭之臣不知其何以為心况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滔天山西陜西亢旱尤甚軍需百出民力告竭邊患雖寧窺伺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為變兩廣猺獞之貽患荆襄流民之嘯聚雖以江西腹裏之地而强盜白晝公行刼奪萬一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其憂蓋有不可言者豈可謂天下無事而可以恣宴樂乎臣請今次上元鼇山烟火及百官筵宴乞俯免以其費給軍餉使天下曉然知陛下心在憂民

足國而不在于崇侈縱慾則人心安于内夷狄畏于外

百官象於朝子孫法于後是撙節于一身者甚微而恩

及于天下四方者甚大室遏于一時者甚小而培養于

天下後世者甚遠也工部覆奏命仍減半成造

十四年正月辛巳時司設監奏改造龍毯素毯一百四

件工部覆奏謂此毯雖一事然所用羊毛則取之山陜

綿紗等料則取之河南毯匠則取之蘇松成造則擬式

于南京動經數載勞費百端乞特賜停止以恤民困不

然亦請俟邊事寧息民力少蘇議之有旨令陸續成造

壬午司設監奏本監造作工數多而軍民匠逃絶者衆乞照兵仗局收充幼匠事例選用軍民之家諳曉匠藝壯丁二千名應役工部議謂兵仗局所造者軍器可權宜招收幼匠以濟急務司設監所造者止床帳轎乗等常事不宜引以為例請行停止有旨令收充一千名應役

四月甲申先是内使劉雄過儀真知縣徐淮不以時供

應雄怒棄闕文渡江愬諸守備太監傅容奏其事命械
繫淮付錦衣衛拷鞫之時給事中許天賜監察御史馮
允中皆上疏請宥淮而六科十三道亦繼以為言皆不
允刑部擬淮贖杖還職命免贖對品調除邊方
閏七月御用監王瑞等齎送玄武神像之武當山奏帶
隨行官舍勇士人匠八十餘人及用黄馬快船六十餘
艘給事中甯舉監察御史顧潛等交章諫止不允吏部
尚書倪岳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之尤力上曰卿等所

言具見忠愛但事既舉行難以中止差去官員人等不許沿途生事擾人已有勑嚴加戒諭矣

十五年七月初御用監太監金輔楊雄樊清奉命送涇王之國長史張顯范兆祥承奉韋瑢張賢等沿途多所征索驛官不勝搒笞至有自溺死者行及天津減曳黄船夫百人責令納錢而瑢及顯等皆自增夫數散各船者競繫掠索錢二人被杖而死其家各訴于輔輔集訊舟人得内使李順家人行杖者執之儀衛正張璠即以

擅執王府從人稱令旨差校尉擒捕三衛官指揮賀勇等懼而閉門遂三日不朝黄船留六日而發殿後者復羣掠柴市居民貨物時輔鼓吹先行瑢等以輔受賂專制撥夫譛于王王與輔由是遂有言輔奏顯瑢等貪暴王惑其言不可禁王亦奏輔始至府即由中門入讀詔倨慢在途專擅欺侮前後各數疏而東廠緝事者亦發李順等繫死役夫之事有旨捕順等至京考治遣工科右給事中周璽刑部郎中毛實往按之得輔取魚不獻

鼓吹先行二事及瑢賢顯兆祥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散夫時王止令如例蓋上體聖明節用愛人之心下防左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實終非本心必承奉長史掩飾蒙蔽之過且瑢嘗阻輔啓請于王前稱呼爾我其縱肆可知請重治其罪命錦衣衛逮繫瑢等至京鞫治之輔等俟至京日令司禮監奏請處置指揮賀勇等二十八人滄州吏目韓天爵等及軍餘三十八人俱連逮坐罪有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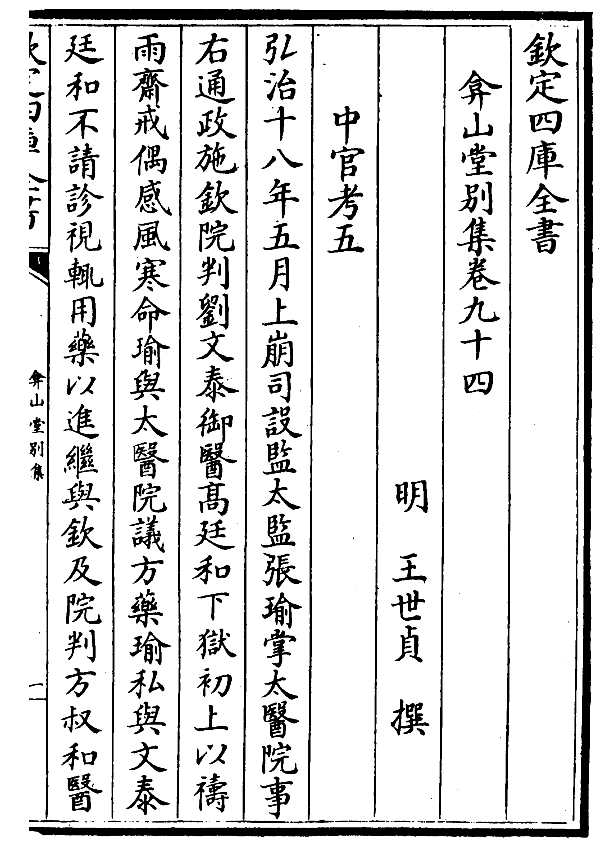
九月降右少監劉恭官三級仍分守遼陽恭在遼陽私役軍餘千餘人占種官地三百餘畆贓以千計為都御史陳瑶所劾下巡按監察御史勘之會敵入東州攻掠村堡恭等失於防禦御史復請罪之俱下勘事給事中鍾渤郎中王益謙覆覈逮問有旨罷其分守而恭復自疏乞留乃有是命於是兵部及科道各論其貪墨之罪乞罷黜且言東州之敗總兵孫文毅已坐死罪恭不宜獨免不聽

十六年九月鎮守遼東太監梁玘與廵撫都御史韓重相訐奏有旨逮問後勘官覈實奏報重改廵撫湖廣而玘累稱病不就逮至是復乞寛假得旨梁玘既久病免逮問降三級送長陵司香

其年十月先是内官監太監龍綬以供應叚疋缺乏謂支兩淮鹽價以給織造命支三萬兩戶部覆議奏運司鹽課為邊儲救荒而設祖宗之時鹽法最嚴未嘗輕用近以織造支給數多特從廷議命再不許奏乞鹽價織

造行之未久遽難更改乞仍舊行止從之

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弇山堂别集卷九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中官考五

弘治十八年五月上崩司設監太監張瑜掌太醫院事右通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下獄初上以禱雨齋戒偶感風寒命瑜與太醫院議方藥瑜私與文泰廷和不請診視輒用藥以進繼與欽及院判方叔和醫

士徐昊等進藥皆與症乖先帝遂彌留中外痛恨至是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并科道等官上疏請正其罪令旨命錦衣衛執瑜等送都察院會官鞫之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會同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馬文升等以張瑜等獄上謂瑜嘗奉命修理藥料與劉文泰及右參議丘鈺假市藥侵盜官錢及纂修本草又薦文泰及高廷和同事並緣為姦先帝不豫瑜欲援引文泰等徼幸成功施欽及院判方叔和等相繼診視俱醫不對症

擬瑜及文泰廷和諸司官與内官交結作弊而扶同奏者律各斬欽等罪各有差有旨瑜等論决欽叔和革職閑住鈺追贓五百兩并旻發為民史謂大臣有陰厚文泰者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依交結内官律其後瑜等遂得以為解脫之地識者恨之

十月御史高良弼言太監苗逵受命監督戎務而輒肆欺罔奏與御史劉淮親冒矢石斬獲首級是何異指鹿為馬耶且邉民被冦破產蕩業哭聲震天僵屍蔽野不

能發一矢以雪其憤徒閉城自守自損國威甚矣乞梟逵首於邊以快將士之心以示欺罔之戒上以其語言狂悖宜執問姑宥之

十一月命太監韋興往太和山司香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科道官周璽曹來旬等各疏語初革天下守備内官非舊額者今詔墨未乾弊端復作何以全大信於天下因疏興罪惡乞賜斥逐併劾取回太監齊玄指以煉丹為名糜費帑藏乞寘於法興即成化末與梁芳等

亂政者也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興於成化年間引用
憸邪進用奇巧大壞朝廷之法先帝嗣統之初斥興不
用臣民痛快今泰陵之土未乾而姦邪之黨復進恐於
聖孝不為無損乞如給事御史言將興斥退俱不聽
正德元年廵撫真定都御史王璟請革皇莊未有俞㫖
其在真定等府寧鄉等縣者太監夏綬請歲加葦場之
稅又欲勿聽小民爭訟其在永清隆平等縣者少監傅
琢等請遣官履畝覈實以便管理小河之在寧晉莊前

太監張峻等又欲税往來客貨皆從之時又以莊田之故齎駕帖逮捕民魯堂等二百餘人璟及科道官極言其不便户部會官集議請悉子小民再議上有旨鄉等意在為國為民所言良是但朕奉順慈闈事非得已管莊各留内官一人校尉十人餘悉召還子粒如擬徵銀不許分毫多取沿途往來廚傳俱止勿給敢有仍前生事為民害者廵按御史具實以聞當議上時大學士劉健等亦言管莊内官假托威勢逼勒小民其所科索必

踰常額況所領官校如餓豺狼甚爲民害以致蕩家鬻産兒女怨聲動地逃移滿路京畿内外盜賊縱横亦由於此且使利歸羣小怨歸朝廷事極勢窮變生不測所以羣臣合辭奏請伏乞俯從不報

大學士劉健等復言政令十失内言内府僉書守門及各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旨減革者不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章興齊玄蠱惑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夤緣分守

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内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内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内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輾轉推延至今不與皆關内臣者報聞又科道官張文李鉞等論劾太監高鳳恃寵弄權交通李榮引進商人譚景清固欲買補革退殘鹽李興歲興功役脊墐虚費錢糧苗逵占恡地土覬幸邊功宜究治以彰厥罪報聞

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社木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為泛常傾耳於太監丘聚魏彬馬永成之流而正人君子則憚於覿面恣意於馳射釣獵之樂而國政聖學則怠於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如聚等數其誤國之罪告之於先帝罪之弗赦其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等受先帝之重托而高鳳黃偉尤青宮舊臣坐視顛危宜通加罷斥報聞

吏部主事孫盤應詔言庶政之弊莫甚於内臣典兵夫臣以内稱閫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且為外夷竊笑况未必然乎今各邊鎮守分守監鎗諸内臣托以腹心而其誅求百計實為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於標下縱之生事以為爪牙或抑買弓絃纓子而總收軍餉或扣轉倉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役戰馬或私種奪占耕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籍惡少聚斂侵剥勢若虎狼武職藉以夤縁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警出

戰惟驅占剩羸卒當之故不能勇鬬決勝及戰有微功
虛張捷報則皆附勢挾貴者攘之而有甚者跡未離于
京師名已登於奏牘使沒者銜寃被創者抱病欲兵威
之震邊鄙之寧得乎乞盡取沿邊内臣回京所帶頭目
盡行革去下兵部覆請如山東臨清之鎮守湖廣行都
司及密雲懷來建昌之分守宣大甘寧廣寧之監鎗山
海龍門永寧大同朔州之守備皆所當革其奏帶頭目
通行嚴禁不許踰數旨不許南京科道言北敵寇邊太

監苗逵等無功冒賞使夷狄益輕中國大學士劉健等
累疏留中不報而太監高鳳李榮納賄招權顛倒國是
將使老臣不安其位乞追奪逵等賞裁抑鳳等報聞都
給事中張文等請裁內臣冗員謂如劉杲吳祺韋儁段
循趙忠無督倉場溫祥范亨徐智王岳騶至司禮佘慶
黄準黄忠劉雲同守南京牛宣督馬房馬永成調軍營
福建鄧榮以安静取回山西陳達以貪酷留鎮乞通查
省以遵明詔清肅京儲謂京通倉提督太監蔡用等欲

將已革曬夫囤基各色財物仍追收備奏蒙俞允歲計銀七萬四千兩乞置之法以為奸貪壞事者之戒有旨切責仍奪三月俸

御用監太監張永奏求已故太監吳忠辭退七里海等處莊田戸部言其違禁當究治詔仍令永管業六科十三道言太監崔杲等以織造奏討引鹽假公售私貪求無厭利歸於已害歸於上乞賜裁革有旨切責其奏擾於是大學士劉健等上言皇上首頒明詔分布大臣清

理天下弊端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源既塞蠹財之孔復生臣等若坐視不言依阿順旨不惟負先帝顧托之重亦且虧皇上新政之明前勅決不敢撰寫况崔杲奏討引鹽不過變賣銀兩若戸部支與價銀尤為省徑若仍給鹽支賣必夾帶數多向來作弊射利之人因而附益則鹽法之壞尤甚于前清理之官殆為虛設東南困敝之民恐生不測西北兵荒之急何以應之伏望收回成命止照該部原擬給與價銀織

造則供應不乏鹽法可行於是五府九卿及科道皆言之上猶持全予意於日講罷召健等至煖閣問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乞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可全與健等對曰如是已足用矣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引鹽健等曰戶部亦為朝廷節用耳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半價以引鹽與之不亦兩便健等曰價銀不若鹽引之費大上曰何故大學士李東陽對曰鹽引數有夾

帶如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皇鹽不行上曰若夾帶事覺朝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對曰此輩一得明旨即於船首揭黃旗書欽賜皇鹽字様勢燄烜赫州縣驛遞官酬應少誤即加笞辱至於鹽商灶户雖淩虐萬狀誰敢訴寃所以不若禁之於是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内官壞了文官十人中僅有三四好人耳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已而曰此事務要全行健等對曰容至閣再議退而上疏復

力爭且求罷上始曰昨聞卿等面奏今復覽奏朕心已
悟引鹽支十之五餘議與價銀南京十三道言知府獻
諛而薦尚書御史進諂而保太監甚者都御史柳應辰
為太監劉瑯保留江西叅政王綸為太監董讓旌舉士
習大壞有傷國體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遷乞
休許之先是健遷與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以内
侍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等蠱

惑上心連章請誅之皆留中不出會九卿衙門戸部尚書韓文等亦上章請誅瑾等司禮監太監陳寛李榮王岳同至内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間住之意健等以為處之未盡皆厲聲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嬖幸若此他日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寛等乃辭去其意尚未決而王岳者素忠直且提督東廠與太監范亨徐智皆恨瑾等姦將請於上有所處健等方約文與九卿伏闕面諍而岳從中應之會吏

部尚書焦芳泄其謀於八人者以瑾尤巧佞狠戾敢為惡環上而泣上心動而瑾遂入司禮矣是夜遂入傳旨榜笞岳亨智於南門遣之南行質明東陽遷及文等方伏闕聞之健東陽遷即日疏辭皆報可而東陽獨留史謂請誅瑾等疏實出東陽筆第太監陳寛等至閣議時東陽辭頗緩中人皆以為事不由之故獨留而人亦幸其留也瑾既入司禮丘聚遂領東廠張永把總神機營兼提十二營魏彬總三千營遣人追王岳范亨至臨清

敍之惟徐智幸免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與左侍郎王鏊俱入内閣其月南京十三道御史陸崑等論劾太監馬永成魏彬傅興羅祥谷大用蒙敝左右游宴無度以致上干天和災異疊見内閣部院大臣受顧命之托者所以弘濟艱難隨事匡救言之不聽尤須伏闕死諍以悟聖心顧乃怠緩悅從間有論諫亦多巽順退託其如先帝付托天下屬望何哉乞勅内閣部院會司禮監通查嬖倖馬永成等盡行屏斥以絶禍端蓋未知事之變

也

李夢陽秘錄云初上即位青宮舊閹等日導上犬馬鷹兔舞唱角觝漸棄故舊罔親萬幾時號八虎而叚敏王偉雖舊閹以端懿斥不信用會叚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與屬吏言輒淚數行下以閹故而郎中李夢陽閒説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

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力易為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首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踊躍喜者韓公乃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宫閹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閹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閹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入上於是遣司禮

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名諸大臣諸大臣葢人人惴也既入左掖門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探動静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閹首李榮手諸公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寛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

敢出一語答李榮面詰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内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言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寛之耳諸公遂瞢然而退蓋是時諸閹者窘蹙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頭有鐵裹之耶而敢壞

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名瑾入司禮監而収王岳
范亨詔竄南京尋殺二人於途矣又連斥劉謝二老顧
獨懇留李而韓公輩洶洶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
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搶
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上為之動而瑾輩輒
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
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
何也夫上狗馬鷹兎岳甞買獻之否今獨咎奴儕既而

益伏地痛哭上於是怒而杖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名瑾入司禮監此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劉嘗推案哭謝亦亹亹訾訾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愬留云

二年巡撫甘肅都御史曹元言分守凉州太監張昭自謂奉旨於境內取土豹并諸野味以時入獻近又謂內侍傳旨催促令守備官領兵出境採辦山永等處寇盜

不時出沒萬一遇警所係不細乞即停止上不聽仍責

鎮廵等官依時採取野味造辦如先年例土豹捕二三

十隻以漸遣人進獻

奪故永平大長公主第為酒醋麪局外廠時署局事太

監請之也魁等訪得其第匿以為指揮李慶故賜宅今

已廢矣公主孫梅具其事且言公主遺像及鳳床班劍

等物皆在詔給價銀一千二百兩

太監李榮傳旨邊關隘口等處切近京師舊設守備内

臣仍添補凡十二處又傳旨以舍人魏英張容張寰谷大玘馬山為錦衣衛世襲百戶太監彬永大用永成弟也先是大學士劉健等之致仕也給事中呂翀劉蒞上疏乞留之南京恊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傳其奏稿應天府尹陸珩復傳示諸司兵部尚書林瀚聞而歎息於是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御史薄彥徽等具奏言健遷先朝元老不宜輕去又言上晏朝廢學與六七内臣新進佞幸遊宴驅馳射獵等事上大怒逮銑杖之闕下勒為

民事連承慶停半祿間住瀚珩俱降三級致仕兵部主
事王守仁江西清軍御史王良臣各救之瑾矯旨下鎮
撫司訊具獄良臣杖三十闕下為民守仁杖三十謫貴
州龍場驛丞

瑾矯旨枷尚寶司卿顧璿湖廣副使姚祥於長安左右
門外工部郎中張瑋於張家灣俱以違例乘轎為東廠
所發也枷巡按隆慶御史王時中於都察院門外以酷
刻亦為東廠發也璿等以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時中以

左都御史劉宇疏濆死而後釋之各坐謫戍復矯旨以南京御史潘鏜阿附王岳斥為民史謂瑾每搆雜藝上前俟其玩弄乃多取各司章奏請省決上每曰吾用爾何為而乃一一煩朕耶宜亟去自是數次後瑾不復奏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上多不知之矣

勑諭文武羣臣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匡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

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黄昭檢討劉瑞給
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
瀚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
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訥李熙王蕃葛浩陸昆張
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黄昭道蔣欽薄彦徽潘鏜王良臣
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遞相交通彼
此穿鑿曲意阿附遂成黨比或傷殘善類以變上心或
變亂黑白以駭衆聽煽動浮言行用頗僻朕雖察審尚

務優容後跡漸彰露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俯遂其休致之情若自僨則公譴謫之典其勅內未罪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使惡稔追悔難及夫人臣以忠敬為本不聞以阿附為榮朕不明言暴白羣臣何以知悉邇來朕一遵祖宗成憲申明舊章除宿獘汰冗官欲臻治理爾文武羣臣尚惟清白一心恪恭乃職必以光明正大為期必以黨比阿附為戒且如張懋等凡遇會奏論列並無片言隨人符同輙聽詭計列銜而行朕皆爾釋以後毋

蹈覆轍自貽累辱國有昭典朕不輕貸故諭史謂是日

早朝罷傳宣羣臣跪于金水橋南劉瑾以勅授鴻臚宣

讀之其文乃瑾私人屬筆或曰焦芳為之

太監李榮傳旨以錦衣衛百戶姚景祥小旗張錦皆王

岳黨於朝堂杖之四十戍邊兵部擬肅州衛持批改遼

東鐵嶺衛錦遂死于獄榮復傳旨王岳黨官校王縉郭

仁張欽羅錦薛鎰沈銳劉雄朱綬董安俱戍邊

監察御史馬允中刷卷南京參究指揮張瀚等瀚伺其

枉道回家發之守備太監鄭强奏聞逮下錦衣獄拷訊
獄具命司禮監官監杖三十發為民
命致仕禮部司務孫聰聽改注贊畫鎮守大同太監侯
能軍務聰瑾之妹夫也能及廵撫崔巖會薦之得起用
瑾傳旨陞文華殿書辦等官張駿等駿由光禄寺卿陞
禮部尚書周惠疇由尚寶司丞陞光禄寺卿楊立由大
理寺評事陞太僕寺卿高岱全泰由評事陞鴻臚寺左
少卿華英由鴻臚寺丞陞光禄寺少卿朱天麟由中書

舍人陞太常寺丞高榮由舍人陞尚寶司丞王杲等十一人由序班陞中書舍人黄璽等三人由書辦官陞序班先是通鑑纂要成劉瑾欲裁抑纂修官以謄寫不謹得譴命右少監陶錦提調駿等改謄至是謄畢進呈乃皆超進官秩裝潢匠役竇瑁等七人亦陞文思院副使若張暉之陞光禄少卿儒士姚瓏之授序班又不與謄寫者也

三年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員浙江右參政梁澤等致

仕江西右布政使李韶等閑住都匀知府黎臣爲民得允矣劉璉忽附批翰林院學士吳儼帷幙不修令致仕養病御史楊南金無疾欺詐著爲民後有托病請假及丁憂違限不起復者通奏懲治儼以璉索賂不應故也璉命知府及内外官五品皆推二員聽黜用又奏各邊關中商人必驗殷實之家方許報納粃爛者照數追償仍枷號治罪及經收之人州縣解納者如之其兜攬者謫戍極邊至今馬匹不許濫收不堪以致羸損鎮廵官

常加巡視諸鎮年終扣算造册解部照刷每年春夏復著科道官查盤點視若互相容隱一體重治仍差人緝訪及先行榜諭禁約事下兵部議覆報可

工科給事中許天錫自縊死兵科給事中周鑰自刎死於淮安舟中借貸於淮安知府趙俊賂劉瑾不得故也俊逮繫論罷給事中郗夔奉覈榆林功自經於公署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張彧劉子厲以查盤錢糧後先忤瑾意下獄奎彧枷項警衆且死大學士李東陽等

疏救之始釋為民希曾子厲杖三十亦為民
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訪江西南康縣民吳
登顯等三家於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
是偏州下邑見有華衣怒馬作京師語音輒相警告官
司密賂之兾免其禍自是人不帖席矣大用又請訪求
西番兒騸馬實其監兵部覆請差官至其地諭之
鎮守河南太監廖堂奏保司府州縣官員賢能具擬陞
調某職吏部多所覆從吏科給事中何紹正等駁論上

是之切責堂令自陳所奏保官員令廵按官察實以聞

按是時惟有此一舉尚近法耳

六月壬辰午下朝後御道遺匿名文籍者侍班御史奏

之司禮監隨傳旨面加詰問諸司官皆跪於丹墀午後

執後班官三百餘員通送鎮撫司究問次日大學士李

東陽等救解始釋之

韓𣏌洛雜識云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拜伏既起御史

堦上有無名揭帖一本皆言劉瑾事上命錦衣衛查既

而劉瑾傳旨令百官奉天門下跪候發落辰刻命堂上官起出已刻劉瑾立門東翰林院官就東跪許内監事待翰林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御史甯杲許於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此乃新進士所為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爾每把朝廷事件件壞了略加處置就都怨恨太祖法度爾每不曾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舊站立看有揭帖處是何官太監黄公偉曰凡朝四品以上各照班次以下皆雜立丟帖之人

豈肯復立於此處虧了人瑾令復跪又𪏭武士令各官家搜稿黄公又曰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知豈肯留稿瑾巳知此事若非黄公不惟擾害不知搜出何等無端事件為禍不淺時天暑日烈通無片雲微風僵者數人命拽出黄公忿曰你帖子說的都為國為民事挺身出来死了也是好男子枉累别人瑾怒曰在外匿名帖子尚該死罪御前如此是何為國為民好男子如何不明白具奏皆入留太監李公榮監之李曰你每倒一倒

衆內使擲下氷瓜甚多李曰你們取食之瑾出李曰你們却跪著來了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李公私宅間住黄公南京間住申刻旨出都拿送錦衣衛追究進士陸伸昏迷擡至錦衣衛監中不能容丢放院內是夜不知何時身死都人洶洶皆罷市初各官拿送錦衣時途中賣飯者皆爭以飯遞送各官不索價明日瑾微聞帖子乃內人所爲命軍官丢下乃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廣東按察僉事方良永服闋赴部違限僅三月吏部請補信陽兵備缺是缺弘治間所添設者也劉瑾矯旨責吏部夤縁作弊且謂新添官職既議革矣而良永何乃營幹選補遂勒令致仕

上諭鐘鼓司太監康能等以慶成大宴音樂缺廢非所以重朝廷命禮部移文各省選精通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禁廷之百戲悉集矣

太監劉瑾奏兩淮運司商人杜成等各名下革支鹽引

百六十萬引堆放在庫乞差科道官各一員查盤見數變賣銀兩觧京送庫戶部議覆有旨許之仍限三日起程太監劉瑾傳旨改惜薪司外廠為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為内辦事廠時既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又立内廠自領之京師謂之内行廠比東西二廠尤為酷烈中人以微法往往無得全者市井遊食無業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千餘人集於城外東郊持白挺刼人聲言自分必死欲甘心剌瑾瑾懼乃復之瑾又

令寡婦盡嫁及停喪未塟者盡焚棄之京師閧然瑾恐有變乃罪其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内厰後事也

戶部議覆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查盤錢糧廵撫等官止是督理不嚴請寛追賠或罷斥不用瑾矯旨謂糧草國家重務廵撫總理等官委托非輕既治邉無方以致浥爛糠粃百有餘萬及事發生罪倉官小民監追至何以賠償且廵撫加以参賛總督等名尤難辭責如錢鉞之

擅改祿米張縉馬中錫等之不職王時中之酷暴許進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韓文之無知叩閽尤有不能盡舉者不治何為史謂東陽等所奏祇糧餉而乃槩責健等以洩其怒可駭也尋追秪任遺失文冊罰原任尚書韓文米千石輸大同倉侍郎張縉五百石輸宣府倉再矯旨南京户部尚書致仕雍泰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馬文升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致仕劉大夏禮科右給事中趙士賢貴州道

監察御史張津俱為民吏科都給事中任良弼等廣西道御史陳順等五十六人俱輸米三百石於邊先至者減三之一死戍者免之以嘗薦及用雍泰故也以土官岑猛叛事逮故原任尚書劉大夏潘蕃伏羌伯毛銳等至京大夏蕃永戍肅州衛銳革太子太傅并祿米五百石四年勒大學士劉健謝遷俱為民禮科給事中曾大顯降浙江布政司照磨御史劉金降桃源縣丞仍各杖二十以查盤忤瑾意也

四年太監劉瑾請於陝西興平縣馬嵬鎮建義勇武安王廟賜額忠義令有司歲供祀事仍乞頒勅防護立碑鐫祭器房屋之數以禁侵盜制可瑾擅權得志納賂既多於京師朝陽門外斥地數百頃創建玄明宮土木之費至以數十鉅萬計而馬嵬鎮則其家所在又立此廟蓋欲侈大鄉閭誇詡榮寵也

命給事中張襘段豸胡玥王翊監察御史房瀛沙鵬復改戶部郎中胡文璧張諾馮顒刑部郎中朱湮張綸劉

祥陸棟兵部員外郎屠夆為御史查盤兩直隸各省錢糧先是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禍各斂銀賂之每省至二萬餘兩往往貸於京師富豪復任之日取官庫所貯賠償之其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為異時張綵聞而言之瑾不自安謀差官查盤蓋欲掩其蹟也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中貝儀以出差多斂金帛賂瑾瑾發之照貪例為民

以朝陽關外猫竹廠地給付玄明宮初瑾奏請作宮奉

玄帝祝延聖壽上既賜之額而璫復請猫竹廠空地供奉香火上復許之仍命工部履畆定價以聞即請咨戸部蠲其常税民間墳墓責令遷改蓋所謂猫竹廠者止據傳聞工部亦無冊籍可考軍民廬於内久已為業從便營塟者亦無慮千家自是民皆他徙其所塟骸骨力能徙塟者亡幾餘皆發毀暴露寃號之聲沸於郭外

暹羅國船有風漂至廣東市舶太監熊宣奏請徵其税

旨以宣妄攬事權令回南京管事以内官監太監畢真

代之
陝西鎮守太監廖堂及參隨副千戸廖鵬擒斬回賊百三十四人議功堂加歲祿十二石鵬陞指揮僉事蓋妄殺也
鎮守浙江太監劉璟奏廵按御史史鑑期滿當代願更留一年不許史謂鑑出入由璟後門故也及鑑歸璟厚有所贈士論鄙之
實錄成以擴充政務擬陞調翰林院侍講吳一鵬于南

京刑部侍讀徐穆于南京禮部編修顧清于南京兵部汪俊于南京工部俱員外郎編修賈詠李廷相于兵部温仁和于户部劉龍于禮部翟鑾于刑部崔銑于南京吏部陸深于南京禮部檢討王九思于吏部汪偉穆孔暉于南京禮部易舒于南京户部俱主事編修董玘為安成知縣次日復改玘刑部主事始瑾惡翰林之慢已每與張綵謀欲調之外任綵不可至是瑾復持之綵為講解意已平而焦芳父子及段炅輩謂可乘此擠其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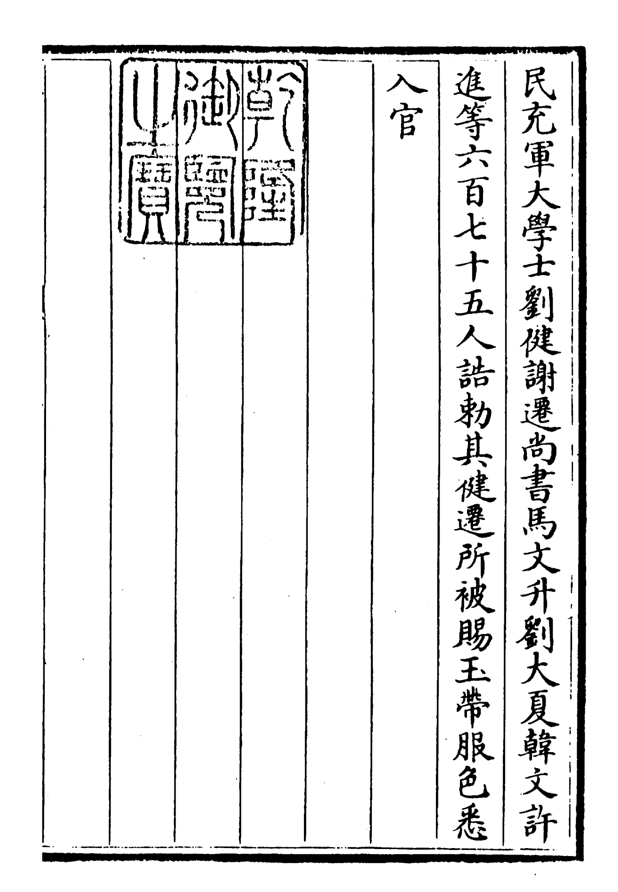
有雠嫌者乃以名投瑾後吏成之

内官監太監楊鎮齎官銀萬兩長蘆鹽八千引往南京易銀買絲織造乃以其銀私自買鹽混同裝載用舟六百艘沿途脅賂得銀一萬六千二百兩家人韋慶等所得銀亦幾千兩為瑾内行厰所發下南京三法司會鞫獄上降鎮奉御南京閒住慶等發遼東廣寧衛充軍

太監瑾奏訪金華知府萬福老疾廢事蘇州知府鮑璘同知王丞贓貪無厭命福致仕璘丞俱為民丞仍令查

盤御史提問又訪江西左布政馬龍貪濫僉事阮賔輕浮龍為民賔閒住江西勘事印綬監少監李宣錦衣衛指揮同知趙良還朝賂瑾宣萬兩良二千兩瑾方信緑言乃降宣為奉御良為百戶俱南京閒住仍勒同勘刑部左侍郎張鸞致仕廵撫林俊等三十一員各罰米三百石而罷鎮守太監姚舉還京銀輸內承運庫

戶部侍郎韓福往遼東查屯田過刻奏帶同知劉玉等至錦義諸州屯卒亂守臣大出白金撫諭始定追奪為


民充軍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
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誥勅其健遷所被賜玉帶服色悉
入官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四